

麻 耶 雄 嵩

# 螢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萤

(日) 麻耶雄嵩 著  
林新生 译

Hotaru  
Copyright © 2004 Yutaka May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GENTOSHA INC.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萤 / (日) 麻耶雄嵩著; 林新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33-0845-8

I. ①萤… II. ①麻…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01436号

---

## 萤

(日) 麻耶雄嵩 著; 林新生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郑岩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52千字

版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845-8

定价: 32.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目 录

	流萤馆平面图		
	人物表		
1	序章		
2	流萤馆	七月十五日	下午两点二十分
32	圣瓦伦丁八重奏乐团	七月十五日	下午三点十分
68	夜奏曲	七月十五日	晚上八点二十分
97	第一起杀人案	七月十六日	上午十点十分
111	暴风雨中的山庄	七月十六日	上午十点四十分
122	指纹	七月十六日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
150	萤之间	七月十六日	下午两点五十分
173	女之影	七月十六日	晚上八点四十分
183	千鹤	七月十六日	晚上十点十五分
195	浴缸里的长发	七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
212	第二首鸣奏曲	七月十七日	下午两点二十分
231	上锁的门	七月十七日	下午四点十分
239	萤	七月十七日	下午五点
252	文枝	七月十七日	晚上九点十分
263	钟乳洞	七月十七日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
280	尸蜡	七月十七日	晚上十点十五分钟
289	岛原的推理	七月十七日	晚上十一点
303	完结	七月十七日	晚上十一点五十分
312	暗夜	七月十八日	凌晨两点三十五分
316	萤	七月十八日	凌晨两点四十分
337	尾声		

## 序章

引自二月十七日某晨报。

### **失踪女大学生的遗体已经找到， 疑为杀人狂“乔治”的又一被害人**

十六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左右，大阪府柏原市大和川左岸的河堤上发现一具女尸。警方认定，死者为大阪市某大学学生对马继美，十九岁。

据披露，尸体被发现时身裹床单，颈部留有勒痕，死亡时间约为一个月之前。

死者对马于一月十二日失踪，家人已向警方报请协助寻找。大阪府警和柏原警署均认为，从作案手段分析，凶手极可能又是那位负案累累、化名“乔治”的杀人狂魔，目前警方正全力展开侦破。

## 流萤馆 七月十五日 下午两点二十分

如果我的前世身为勇士，就能为保护我心爱的人而拼死战斗吗？如果我的前世身为勇士，就能舍生忘死地与恶魔搏斗，决不畏缩不前吗？或者，我的前世根本就不是勇士？

历时一周的 RPG 游戏终于打完了，我仍然沉浸在令人愉悦的疲劳之中，体会着顺利过关斩将，击败恶魔，夺得胜利的喜悦。我反复回味这段难忘的历程，回忆游戏中那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无畏勇士，和用我曾经心爱的姑娘名字命名的美少女。依靠我修炼成的精良剑术，以及征途中及时出现的好友拔刀相助，我如愿以偿地与她绝地相逢，并彻底俘获了她的芳心。屏幕上那位我的替身，终于和我一起经历了无尽的磨难，闯过了最后一关，赢得了成功者的崇高荣誉。我望着屏幕上那位被众人祝福的自己，那位曾经拯救了世界、具有独一无二实力的自己——卡塔西斯，无比的自豪感充满了全身。然而，电脑屏幕前的现实中的我，却只能在暗夜的孤灯下，弯腰缩背独坐于陋室的一隅，眼里流着激动的泪水，强忍着呜咽，

体味孑然一身的痛苦，后悔未能保护那位倾心相爱的女友生命……这才是真实的我。

很快，屏幕上“游戏结束”的提示消失了，虚幻世界中的故事宣告终结。一阵难以抗拒的虚脱感顿时袭来，寂静无声的房间里只有我孤身一人。在过去的一周里，屏幕上那位我的替身，用历经艰险后练就的本领，最终拯救了整个世界。然而，手拿着控制器的、现实中的我却没有丝毫改变，一切还是老样子。

无足轻重的我，活着还是死了，全都无关紧要。

这个世界上确实活着不少和我一样，永远被认作可有可无的人。他们虽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能力，但也决不比别人笨，只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人而已，无论换成谁似乎都差不多。有你不算多，没你也并不觉得缺了什么——这种说法形容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通常我们只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对别人、对社会从未有过任何影响，连社会上的一颗螺丝钉也算不上。

自然，我们决不会受人注目和称道，也不知如何才能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赏，在众目睽睽之下反倒觉得无法忍受。总之，我们并无能力在众人中展露自己，始终一无所成，混杂在一群普通人之中，默默无闻地混过几年大学生活。然而，自己又整日优柔寡断，害怕失去眼前枯燥无味的一切，只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平淡无奇地荒废自己的青春……至多，我只能算作世界上大量栖息着的虚度时光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不过，我的内心始终渴望着改变，而且也必须改变。

为了让沉溺于这种不该存在的生活中的我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为了拯救迷恋于眼前安逸中的我的灵魂，也只能寻求改变。

为了能有所改变，我才让电脑中的自己舍生忘死拯救世界，救

出心爱的美少女。如果我的前世是个勇士，不，今生就是勇士的话，那我就将无所不能，就能拯救自己，把自己变成真正有用的人，就能为自己心爱的人而与杀人魔鬼决斗。我想做到的无疑也只有这些。

车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点有节奏地敲打着车顶的铁皮。

这是在位于京都府中部的深山老林之中的山路上，车子正沿着小路向“流萤馆”方向缓缓驶去，时隔一月才飘落的这场细雨滋润着周围的景物。从车子的前挡玻璃望去，林荫和草木在雨中显得苍翠欲滴，勃勃生机。就连远处水分快被榨干、呈现一派枯黄颜色的群山，也在细雨中霎时恢复了生气，变得苍茫而美丽。已经好久没见过这种郁郁葱葱的颜色了。抬头向上望去，天空中布满了仿佛就像从石牢里望见的天花板一样的灰色阴云。看来，这回不像是夏日里常见的阵雨，一场真正的倾盆大雨已经逼近了。

从节气上看，这段时间应该正值梅雨季节，可是今年却已经很久滴雨未下了，连日来艳阳高照，热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每天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显示图上，净是代表晴天的太阳标记，已经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进入七月以后，就连一开始以为免受梅雨之苦是件好事而兴高采烈的那些人，见到天气预报图上竟高挂着十几个太阳标记，也早已经心灰意懒、垂头丧气，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其实，就和每天净吃肥肉的总想换条鱼尝尝的道理完全一样，好天气的时间持续得太久，谁都会盼望着下场雨。谁也不曾料到，素有“关西水壶”之称的琵琶湖的水位，竟然在梅雨季节里降低了两米。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传来了干旱的消息。早已实施生活用水限制的九州、四国等地的旱情愈演愈烈，就连关西地区也即将无水可供，面临用水限制……就在这些传闻甚嚣尘上，人心惶惶之际，



这场期盼已久的甘霖终于降临了，实在是一场救命的及时雨。

当人们正为开始下雨、缺水状况即将得到缓解而庆幸时，对于出门远行的人来说，这场雨却来得不是时候。昨天还是赤日炎炎，今天却遇上了雨。这也说明“东家欢喜西家愁”这个道理确实存在。

说起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去年相同的遭遇。虽然去年的梅雨季节不像今年这样滴雨未下，可火红的太阳也像那位精力充沛的衣笠祥雄<sup>①</sup>似的，一连数日不知疲倦地早出晚归。谁都以为即将迎来的又是个好天气的那天，我们开车前往位于深山中的流萤馆，途中竟然遇上了雷雨。而且，待在山里的四天都是在雨中度过的，让人产生数日里的低气压就是为了留住我们而故意不肯离开错觉。看来，大雨即将来临的黑沉沉的天空，简直就和去年来这里的途中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不，那绝对不可能，因为去年的今天继美还活着。记得那是俱乐部专为一年级新同学组织的暑期集体出游，那天继美还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一边喝着可乐，一边抱怨着可恶的天气。

可是，现在她已经死了。自己无力保护的这位美少女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继美……她那浅棕色的眼睛，端庄的脸颊上浮起的爽朗笑容，一眼看到树荫中的流萤馆时，兴奋地惊叫着露出的洁白牙齿……这张笑脸已经永远无法见到了。

“喂，谏早，流萤馆怎么还不到啊？”

后排座位上突然传来懒洋洋的声音，那是平户在问。眼前浮现出的继美可爱的笑容和对她的全部思念，瞬间全都伴随着平户粗

---

<sup>①</sup>日本家喻户晓的棒球明星。

哑的噪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继美，你要能活着，那该有多好！

平户的嗓门本来就大，让人感觉平常说话就很大声，而他本人却丝毫感觉不到这点，也许是他根本不愿意去感觉到吧？说话时，不管任何场合，他都毫不忌讳别人的感受，总是粗门大嗓地大声叫喊，经常让人感觉厌烦。

“照我的估计，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到了。不会走错路吧？”平户眨巴着通红的眼睛又说道。

“你刚睡醒吧，平户君？现在刚过萤桥，前头不远就能望见流萤馆了。这里只有一条道，不会走错路的。”谏早一边缓缓向右打着方向盘，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

前挡玻璃上的雨刷单调而机械地左右摆动，放在后窗两旁的环绕型音响正播放着车载重低音音箱中传出的陌生的民谣歌曲。这张光盘也是平户带来的，里头录的净是和平户的脾气格格不入的柔声柔气的轻音乐。也许正是这种轻柔舒缓的乐曲才会让自己在平户入睡后沉浸在那种静静的冥想中，不知不觉地回忆起继美那可爱的音容笑貌来吧。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平户粗俗的喊叫而消失了。

“说得对，这道危桥一过，我记得应该就到了。”

也许和记忆中的道路基本吻合，平户马上放下心来。他从座位上直起腰，用手挠了挠因少白头而掺杂着白发的脑袋，摸了摸下巴上几根参差不齐的小胡子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抽出一支烟叼着，掏出打火机点上后重重地喷出一口浓烟，全然不把他人的感受放在眼里……

平户提到的危桥，就是刚才车子开过的那座大约二十米长、两边未置栏杆的混凝土桥，桥身虽然还算牢固，但倘若开车时不留神，掉下河去的危险也是完全存在的。桥下的溪流不算深，掉下河也不

会致人死命，也许当局正是看准了这点，才舍不得花钱修个护栏。这种危桥竟然拥有“萤桥”这样响亮的名字，不禁令人哑然。

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今天的目的地——“流萤馆”。这是一座建在京都府中部深山老林中，距离福井县边境只有几步之遥的建筑。从市区通向这里，只有那条三十分钟前从府道拐入的狭窄的混凝土小道。虽说这条路也算公用道路，但由于实际上只能通向流萤馆，因此即使这座危桥存在隐患，当局也故意装作不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过问。

“今年我们可是诚心诚意前来觐见萤火大仙的，可是看来天气又跟去年一样，一点儿面子也不给啊。今年我可是最后一次来啦。”已经是四年级学生的平户漠然注视着敲打着车窗的雨滴，感慨地说道。

“明年再来参加怕什么？反正明年三月你又毕不了业。”谏早回头斜了他一眼说道。

平户一听，愤然反驳道：“要你多什么嘴？有道是，人间诸事犹如塞翁失马，安知祸福？所谓福祸相依是也。谁都有个时来运转的时候。或许我平户突然福星高照，拿下毕业证也说不定吧？五十年前谁能想到如今人类还能一步登天，到月球上走几步再回来？看来，今后岂止是登月，就连移居火星也算不上稀奇。我的毕业问题不也一样？反正足足还有一年时间，任何奇迹都可能发生呢。”

“你的每门成绩我虽然记不清，但就冲你平户君满脑子糨糊，凭我的估计，你的毕业难度堪比阿波罗登月计划——实现梦想也许得花上十一个年头吧。”

其实他说得不对，人类登月这个梦想是足足花了十三年才实现的。

“其实就算拿到毕业证，对你来说也无异于画饼充饥——管看不

管用。就算明年你能毕业，就冲你的本事，要是找不到一家公司肯录用你，能有什么实际意义？要是毕业几年都找不到活干，我看不如当留级生再混两年呢。”

“此话有理，我怎么把再读一年的好主意给忘了！”

不知这句话是否出于真心，只见平户露出敬佩不已的神情，伸手又在长长的驴脸下的一撮小胡子上摸了一把，说：“这么说，无论对我，还是对我父母，明年留级再读一年，也许比勉强拿张毕业证再四处闲逛，面上上要好看些，对吧……听你这么说，我倒觉得是应该想开点儿，踏踏实实地准备再读一年了。”

“况且明年咱们还能一起到这里来参拜萤火火大仙呢。”

“参拜萤火火大仙……不知那是源氏萤还是平氏萤<sup>①</sup>。我念小学的时候，家附近还随处都能见到。我家就在河边，每逢夏夜，萤火虫就跟苍蝇似的一群群往屋里扑，谁也不觉得这东西有何稀罕。要是知道它也会显灵，当年就该好好拜拜它了。那时只觉得萤火虫死了还能发光，相当有趣，还拿刀子把它的肚子剖开来玩呢！”平户悔不当初似的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然而，对于谏早郁夫来说，只有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见过一次萤火虫，隐隐约约地还记得那种虫子肚子底下带着的、既像黄色又像翠绿色的晶莹剔透的光芒。除了在幼年的记忆中留下过美丽的印象外，他对萤火虫并无太多的感触，就像以前曾经去过的几处观光胜地一样，虽然在心中早已向往，但去过之后，就再也不想再跑一趟了。因此，谏早不像平户那样能产生许多感慨和怀念，只有那闪烁在夏夜星空下的寒冷夺目的光芒还牢牢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

---

<sup>①</sup>源氏萤和平氏萤均为日本特有的萤火虫品种。

听说，刚才车子经过的那条小溪两旁就生长着不计其数的萤火虫。这里地处远离人烟的荒山野岭之中，水流和空气从未受到过污染，加之少为外界所知，也没有吸引来多少游客漫山遍野地四处踩踏。同时，这里地处高原，气温比别处稍低。因此，据说每年过了七月中旬，到处都能见到这种小飞虫。之所以特别强调这是“据说”，是因为去年来这里时恰巧遇上连续阴雨天气，他们几个夜晚几乎足不出户，这种壮观的景色也只有“流萤馆”的现任馆主佐世保左内亲眼见过。

之所以把这处深山中的别墅命名为“流萤馆”，准确地说，并非因为此地盛产萤火虫。原来的馆主想在远离喧嚣之地盖一处别墅时预先就想好了“流萤馆”这个名字；后来发现此地盛产萤火虫，与他预想中的馆名十分相符，才下定决心把别墅地址选到这里。

十三年前，选择在此地盖流萤馆的是一位名叫加贺萤司的著名小提琴家。此人原名加贺圭司，据说因为喜欢萤火虫这种动物，后来干脆就把自己名字中的“圭”字改为“萤”字，作为艺名。二十年前，年仅二十一岁的加贺萤司，在巴黎玛格丽特·杰克国际音乐节上一举获得小提琴演奏优胜奖后，以英国和日本为据点，常年穿梭于世界各地进行演出。他二十三岁那年，又以在卡耐基中央大厅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协奏曲》而大获成功，从此奠定了他在国际乐坛上的巨星地位。由于他肤色白皙，气质高雅，又喜欢穿着一身深黑色礼服，因此圈内人为他起了个“黑衣王子”的绰号。他曾录制过几张演奏普罗科菲耶夫和阿尔班·贝尔格协奏曲作品的激光唱盘，并获得不错的销量。此人无论在演奏技巧还是语言行动方面，都显示出天生的才气，但他也是个放荡不羁的公子哥。在他还不满二十岁时，就曾以演奏小提琴奏鸣曲无须钢琴伴奏为由，砸坏

了当年就读的音乐学校的名贵钢琴。成名以后，他又带着比他小两岁的表妹私奔，做出的出格丑事几乎不胜枚举。

那么，加贺萤司当年（现在依然如此）为何要选中这片蛮荒的偏僻山林，在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离最近的村庄也得翻山越岭走上一小时、并不适合修建房子的荒山上修建别墅？据他本人解释，由于他喜欢作曲，打算找一处不受噪声干扰的幽静的深山独居，这样每年夏天可以安安静静在这里创作曲子。另外，像他这样的名人，每年总要接到不计其数的演说或讲座的邀请，其中许多因涉及到老师或校友的请托，很难推辞。因此，为了躲避这些人情世故的困扰和不胜其烦的访问，他干脆找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盖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别墅来躲清静。因此，也才有了这座名为“流萤馆”的山间别墅。

然而，现在的馆主已经不是加贺萤司了。

十年前的夏天，加贺萤司率领自己组建的圣瓦伦丁八重奏乐团（因在二月十四日圣瓦伦丁节这天组建，故而得名）的全体成员来到流萤馆小住数日，并进行彩排，却不料发生了一幕耸人听闻的大惨剧。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竟然残忍地杀害了乐团中的六名成员。据说当年发现这桩惨案的是他的经纪人。由于离预定的公演时间越来越近，而加贺本人却音信全无，失去了联络，经纪人这才起了疑心。他驱车赶到这里一看，发现加贺已经处于癫狂状态，昔日的温文尔雅完全不见了踪影。只见他瞪着一双凹陷而无神的眼睛，咧着嘴，愣愣地坐着。而刚满三十一岁的他，却像突然在几天里增长了二十岁似的，外表完全像个老人。这位经纪人发现加贺时，这场惨剧已经过了三天，但让人惊讶的是，加贺萤司居然在杀害了六个人后，还与这些尸体在流萤馆内共处了数日。

此外，该八重奏乐团中，唯一未被发现尸体的女性——大提琴演奏家小松响子，其后也一直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她居住过的房间里并未发现任何血迹，因此只能认为她已经在其他场所同样遭到杀害，或者是挣扎着从现场逃脱后又死在了人所不知的哪个偏僻地方。总之，这位小松响子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加贺萤司当即遭到警方的逮捕，可是，自从到案以后，他的口中总是翻来覆去地叨念着一句奇怪的话——“萤永远不会停息”。次日清晨，他便因心力衰竭而死于医院，原来，在惨剧发生后的整整三天里，加贺竟然滴水未进。但是，听说他死时的样子却显得十分安详。事实上，至今为止有关加贺萤司杀害同伴的动机，以及小松响子下落不明的真相，警方仍然无法查明。但案子已经了结，此后再也无人关心这件事情了。总之，这桩曾在社会上引发过巨大轰动的不可思议的大惨案，却意外地在众人眼前草草落下了帷幕。

由于这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大惨案，因此这座流萤馆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座凶宅，无人愿意接手。于是，经过几年的空置，建筑早已经破旧得如同废墟一般了。由于此馆过于有名，根本就寻不到买主。无人接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加贺萤司当年购买的只是一片荒地，并未取得过这块土地上的建设权，因此流萤馆只能算是擅自修建在私人土地上的违法建筑。从根本上说，这属于无权转让的房产，业主将来能转手倒卖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价来看，投资此处房产肯定要赔钱。因此，这些因素使得这座流萤馆与案件一样慢慢被人淡忘，孤零零地遗留在这片荒山中。曾经因案件而名噪一时的这座建筑，只能无奈地在这处无人知晓的穷山僻壤中慢慢风化，最终腐朽倒塌——眼看着这种命运即将成为现实。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三年之前，这座荒废的别墅竟然被一位名叫佐世保左内的阿基里斯俱乐部的老会员出资买了下来。他还花了一年多时间，把这座建筑已破损的部分彻底修复，把它作为自己的休闲场所。

这位佐世保大学毕业才刚刚两年，毕业后还经常回到原来就读的F大学看望阿基里斯俱乐部的学生，对他们相当关心。佐世保没有正当职业，出身也并非富豪或名门，但他本人却非常有钱。据说这些巨额财产都是他在读大学的几年里攒下的。他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一个总部设在英国、名为“圣恩传说”的网络游戏协会，并把这家协会创建的传销经营模式引入日本关西地区，在短短数年间发展了大批下线玩家。也就是说，他担任了关西地区该组织的总会头。在他的运作下，这家“圣恩传说”协会迅速扩充为庞大的机构，至今仍不时可以看到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而这些协会的头目们也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出任关西总会头的佐世保因此一夜暴富。

然而，人们还是忍不住产生疑问，就算佐世保现在钱多得花不完了，但为什么要去购买发生过这起死亡六人的大惨案的别墅？难道真如他所说，购买这座流萤馆，只是为了实现他人生的一个梦想？

所谓阿基里斯俱乐部，实际上前身是由大阪F大学学生于十二三年前自发成立的一个社团，主要活动内容是开展虚拟的寻宝活动。成员们经常研究现存的古地图，或是集体探访历史上有名的权势人物的故居，根据书籍上记载的只言片语和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根据自己的分析，大胆推测这些大人物们遗留下的财宝可能埋藏的地方。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时期，不少人的生活极为困顿，因此这类祈盼一夜暴富的活动在各地颇为盛行。某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推出的，探寻德川幕府最后一笔财宝埋藏地点的节目，



就是在那个时期问世的，其收视率甚至创下了当年历史类电视节目的新高。

“阿基里斯”这个词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战神的名字。从这个名字便可得知，该俱乐部是在全体成员对古代历史和神话共同爱好的基础上成立的。近几年社会上探宝的热潮慢慢退去，普通民众也因为长期置身不景气的经济大环境中，而从一夜暴富的梦想中渐渐苏醒，因而这种探宝活动已经失去了人们的关注。阿基里斯俱乐部也顺应这个潮流，修改了自己的章程，不再追求那些虚无的罗曼蒂克梦想，转而举办一些能给会员们带来实实在在乐趣的、难度较小的活动，其中又以恐怖探险和紧张刺激的冒险活动最受欢迎。近年来，俱乐部更是以举办寻访历史上著名的凶宅，以及探访事故多发的隧道这两类活动为主。因此，目前的阿基里斯俱乐部与当初设立时的宗旨相比，只能算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已转变成一个单为学生们锻炼胆量而设立的组织了。

其中，曾极力主张推行这个变革的就是佐世保左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阿基里斯俱乐部成功实现复兴的鼻祖和灵魂人物。当初，他在与那些抱残守缺、无心进行方向转变的执掌俱乐部大权的高年级同学的抗争中一度落于下风。在经常受到排挤而处境艰难之时，他提倡的让俱乐部活动从空谈变为实地走访的方针，渐渐博得了许多低年级学生的兴趣，最终得以在年会的表决中获得多数支持而一举夺权成功。当然，其中佐世保个人的努力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那些守旧派的高年级学生们渐渐疏于组织寻宝活动之时，佐世保却不遗余力地在成员中大力进行鼓动和宣传，甚至把他的新理念向其他大学的学生灌输，以寻求支持。他的热情最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正由于俱乐部的这场变革，已毕业离校